



# 采菌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鉴



深秋的清晨，推开窗，山城浸润在雨后特有的澄澈里。东山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幅刚刚完成的水墨画，墨迹未干，水汽氤氲。这样的景致让人无法安坐室内，总觉得自己也该成为画中的一笔。

他这些日子迷上了采菌，只要有时间，都会去茅莱山、云雾山。每次回来，总有收获。那些新鲜的菌子，松针黏在菌伞上，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。他的脸上散发着满足的光彩。

那天午后，他对我说：“走，一起去采菌，山里的秋色也正好。”

我说：“好啊，我去爬山赏景，采菌是你的事。”

他笑了：“到了山里，你就会知道，采菌本就是赏景的一部分。”

沿着翰林山庄后的登山步道向上，林间已有早行的采菌人。一位中年女子提着塑料袋与我们擦肩而过，口袋里装了松松软软的半袋子黄褐色的蘑菇。他低声说：“看，这些都是懂行的，专挑这个时候上山。”

我却沉醉在下午林间的光影里。薄薄的太阳透过松针，在地上洒下斑驳的金币。脚踩在厚厚的松针上，软绵绵的，像是走在地毯上。松涛阵阵，偶尔传来几声鸟鸣，更显山幽。半山腰处，一条小溪潺潺流过，水清见底，几片落叶在水面打着旋儿。溪畔一块巨岩上，生着一棵极艳丽的彩树，红黄交织，在青灰色岩壁的衬托下，美得让人屏息。

正要拍照，忽闻人语从密林深处传来。他示意我噤声：“莫要说我们是来采菌的。”

我诧异：“为何？”他神秘一笑：“这是山里的规矩，菌子听见人声会躲起来的。”

这个可爱的说法让我忍俊不禁。原来在他心中，这些菌子都是有灵性的山野精灵，需要用心对待才行。

转过山弯，遇见一群正在巨石上拍照

的登山者。那块巨石状如卧虎，中间斜裂开一道深壑，壑中竟生着一棵青冈树。树根紧紧抓着岩石，树冠却舒展如云，树叶金黄，在秋日的蓝天下勾勒出倔强的剪影。

“绝处逢生！”我不禁脱口而出。岩上的女子应声道：“正是！这树在这里长了上百年，比山下任何一棵都活得精神。”

我也攀上虎岩——石壁上凿着浅浅的脚窝，像是专为寻幽探胜者准备的阶梯。立于岩顶，放眼望去，红尘尽收眼底。近处的翰林山庄白墙青瓦，池塘如镜；远处的田畴层层叠叠，道路蜿蜒如带；更远处的西山在淡烟中连绵起伏，与天际相接。

这就是王倬笔下的虎岩。200年前，那位土生土长、才华横溢又孤傲不群的翰林，想必也曾无数次立于此地，听松涛过耳，沐山风沁骨。最终他选择归来，在山麓修建翰林山庄，将这块虎形巨石刻进自己的名号。虎岩，不只是石，更是一种精神象征——心中有虎，稳如磐石，任红尘翻滚，我自岿然。

正在出神，他的电话打来，将我从历史的长河中拉回：“快来采菌子！往上，我在那块卧龙石等你！”

果然，我爬到卧龙石，看见他。他带我走到松林下，果真看见几朵金黄色的蘑菇如小伞般从松针间探出头来。他蹲下身，却不急于采摘，而是轻轻抚摸着菌伞，像是在问候老朋友。

“来，你试试。”他让出位置，“先轻拍三下菇帽，再顺着菌杆轻轻旋起。”

我学着他的样子蹲下：“这拍三下有什么讲究？”“一说让菌丝落回土里，为来年留种；二说告知山神我们采取了；三说谢谢菌子慷慨相赠。”他眼神虔诚，“山养菌，菌养人，这是天地间的循环。”

指尖触到菌子的刹那，一种奇妙的感受涌上心头。菌子凉滑如玉，柔嫩如脂，轻轻一旋，便完整地离了土。瞬间，散发出混合着松针、泥

土和菌子特有的芳香扑鼻而来，这香气单纯又复杂，像是把整个秋天的精华都浓缩在了这小小的伞盖里。

将菌子小心地放入布袋，忽然明白了他的痴迷。这不仅是收获的喜悦，更是与自然达成的一种默契。我们索取，亦要归还；我们欣赏，更要懂得。

继续向上，至岔路口右转，一片倾斜的松坡让我们惊呆了——松针铺成的金毯上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无数蘑菇。有的金黄如琥珀，有的棕褐如松脂，有的洁白如新雪……它们三三两两地簇拥着，像是山野特意为我们布置的盛宴。

“太多了，采不完的！”他欢呼着，像个孩子发现了宝藏。

我们小心地选择那些已经成熟的，留下幼小的等待后来人。他说：“菌子生长有定时，气温低于15℃就不再发了。所以不必贪心，够吃就好。”

就在我伸手要去采几朵特别艳丽的蘑菇时，他及时制止：“采不得，那是毒菇。”接着吟起当地谚语：“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躺板板。”我们都笑起来。

哦，越是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内里可能越是危险。而山菌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：真正的美味往往藏在朴素的外表下。

暮色渐起，山风转凉。我们顺着来路下山，布袋里满满的收获随着步伐轻轻晃动，发出细微的喜悦的声音。回望来路，虎岩在夕照中泛着金光，那棵绝处逢生的青冈树依然挺立。忽然觉得，我们今日的采菌之行，何尝不是一种“绝处逢生”？在生活的逼仄处，寻得这一方山水；在城市

的喧嚣外，觅得这一片刻宁静。

他边走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菌子其实是地下的菌丝体遇到合适条件后长出的子实体。我们看不见的地下，有一个庞大的网络在默默生长、连接、输送养分。一场雨，一阵风，温度湿度正好，它们就破土而出，把秋天的馈赠送到我们面前。”

这番话让我深思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？在看不见的日常里积累、生长，只为在某个合适的时机，绽放出生命的光彩。而采菌的乐趣，不仅在于收获时的欣喜，更在于寻找过程中的期待，在于与自然对话时的宁静，在于领悟生命真谛时的豁然。

做一个现代的山野樵夫是幸福的。不必真正远离红尘，只需在适当的时候走进山里，看花开花落，听风来风往，采几朵应季的菌子，便能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，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。

下山时，晚霞正好。整座山笼罩在金色的余晖里，远处的红尘若隐若现。而我的心中，已经装下了一整个秋天——有虎岩的坚实，有孤松的倔强，有菌子的谦逊，更有山风的自在。

或许，我们都需要时不时地走进山里。不是为了逃离，而是为了找回；不是为了索取，而是为了感恩。在采菌的过程中，我们其实是在采撷一种逐渐远去的生活方式——缓慢、简单、与天地同步。

山林不语，却告诉了我们所有。



# 怀念多情湖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舒德骑

西藏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年轻时，我曾在那里戍边多年。

几十年来，那里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始终令我魂牵梦绕。那皑皑的雪山、玉立的冰峰、辽阔的草原、撒欢的羊群、摇曳的青稞、淳朴的藏胞——但印象最深刻的，莫过于那名闻遐迩的卓木拉日神女峰，以及与她相依相偎的“多情湖”了。

“多情湖”藏语名为“多庆措”，因二者语音相似，加之神山与圣湖宛若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，亘古以来就不离不弃。当年进藏戍边的金珠玛米们，便触景生情浮想联翩，将此湖称为“多情湖”。久而久之，这浪漫美好的名字，得到藏汉人民的一致认可。

多情湖位于藏南亚东帕里多庆村，距亚东县城约50公里，我们部队便驻守在那里。那湖畔的卓木拉日雪山，主峰高达7600米，是喜马拉雅山脉第七高峰。这里，是进入亚东边境的必经之路，一条蜿蜒绵长的战备公路，纵贯整个帕里草原。多情湖就像一面变幻莫测的魔镜，静静地镶嵌在这广袤的高原之中。

当兵时，曾听战友索朗顿珠讲过，在西藏古老的神话中，多情湖从来就是他们心中的圣湖。藏族同胞们都认为湖中的水有着无穷的神力，喝了后能消除百世的罪孽，灵魂升天后就能回归极乐世界。为了能实现他们心中美好的愿望，藏族同胞

们不远千里，从遥远的雪山和牧场辗转来到这里，膜拜神山圣湖。他们转着经筒，念着经文，虔诚地为神山圣湖献上洁白的哈达、香甜的青稞酒。

越过眼前的雪山和草原，就是我国连接印度、不丹和锡金（现为印度一个邦）的边境。那延伸千里的边防线上，每个山口都有我们的哨所，驻守着戍边的连队。这里虽与边防不足百里，但咫尺天涯，却是冰火两重天。

我记得，荡拉山边防雷达站，一年中有半年大雪封山，全年8级以上大风有200多天，狂风刮得天昏地暗。狂风大作的时候，站岗的战士甚至要用背包绳将自己固定在岗亭上。当年我们在那里战备训练时，搭建的帐篷稍有不慎，就会被狂风连根拔起。还记得，离此不远的查果拉哨所，海拔高达5318米，含氧量只有内地的30%，紫外线辐射强度是内地的6倍，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。山上时而狂风大作，时而冰雹倾盆，即使戴着防护面罩和防风眼镜，也扛不住风沙和暴雪的袭击。我们每上山一回，身体都会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，灵魂都会得到一次彻底的洗礼。

还有那开鲁和达吉山口，海拔也是5000多米。我与它们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它恶劣的环境却让我刻骨铭心。守卫在那里的官兵们沿边境每巡逻一趟，在

齐膝深的雪地中要爬行七八个小时。因严重缺氧，不少人罹患高血压、肺气肿、心脏移位等多种疾病；由此造成不少人身体机能失衡、大脑神经退化、免疫力严重下降，甚至造成终生残疾。

在那里，我还听说：驻守边关多年的一个机要参谋，在患肝癌晚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让战友们抱着他，艰难地向国旗行了最后一个军礼，然后安详地闭上眼睛；还有20年驻守山口的老连长，落下一身高原病，回到内地后身体严重不适，竟然猝然病逝；一位来自重庆的18岁新兵，在巡逻途中突发高原心脏病，一头栽进雪地里，经抢救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……

故事还没听完，我早已眼含泪水——边关的环境异常恶劣，边防官兵的处境十分险恶，没有到过那里的人，是难以想象的。为了祖国的安全，为了人民的幸福，为了民族的尊严，也为了卓木拉日雪山的美丽多姿，多情湖的恬静安宁，边防战士们长年要面对高寒、缺氧、疲惫、生死、疾病、乡愁，甚至战火的考验；为了神圣的戍边使命，他们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、热血，乃至生命。

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！

